

中国 **新锐派**

作家作品文库

穿过**迷雾**的阳光

【 李文明散文作品 】

生活中看似平常的一桩小事，都饱含着纯纯的爱，集结着浓浓的情，散发着人性的光辉，
发现爱、捕捉爱、怀揣着爱直抵人的心灵。

李文明◎著

非
外
借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中国新锐派

—作家作品文库—

穿过迷雾的阳光

李文明散文作品

李文明◎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过迷雾的阳光 / 李文明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6. 10
(中国新锐派作家作品文库)

ISBN 978 - 7 - 5047 - 6275 - 7

I. ①穿…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6265 号

策划编辑 张 静 责任编辑 张 静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梁 凡 张营营 责任发行 张红燕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68(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总编室)

010 - 68589540(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6275 - 7/I · 0229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7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1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印装差错 ·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午后,一个人的暧昧	1
这都是你家的钱	1
秘 密	2
一 念	4
酒 事	6
猫	8
艳 遇	10
走近你	12
加 班	13
谁是妖精	14
王子和公主结婚以后	15
二蛋病了	17
翠兰的离婚证	19
归 途	21
墙	24
早 春	26
生活下去	27
午后,一个人的暧昧	29
软 肋	31
为母亲而活	33
白衬衫	35
第二辑 我是你的四公主	37
又见新华	37

一个人的七夕	39
去铁岭,看一朵一朵花开	40
夏夜,悄悄	42
年轻也是错	44
好朋友	46
别提初恋	48
花灯下的夜晚	50
流星雨	53
到底谁爱我	55
只想拥抱你	57
辽河水养大的男人	59
我是你的四公主	62
女主角	70
机 遇	75
爱	77
小米的爱情	78
游 说	79
明 天	80
偶 然	82
玫 瑰	83
粽叶飘香	85
美丽的女人	87
烟花般绚烂	87
爱情 24 小时	92
第三辑 一朵蒲公英的梦想	99
作家陈小默	99
我来给你当儿子	101
小鱼的眼泪	103
乖桃子	106

文文的小屋	107
小鱼的一天	109
妈妈,我好想你	111
蒲公英的梦想	113
最美的钻石	115
环保小卫士	117
远方的风景	118
赵一名死了	120
笑 脸	122
调 查	124
机 器	127
向爱靠近	128
第四辑 隔壁有眼	132
遗 产	132
深 情	133
大东北	135
莲香四溢	137
传递快乐的女人	138
绿洲边的牧羊女	140
虚惊一场	142
一把新椅子	143
收信人艾凡	145
一张照片	147
开下门,好吗	149
接电话	152
对 手	152
竞 聘	154
冒充局长	157
面 子	159

朋 友	160
陈 哥	162
高 手	164
诱 惑	166
竞选村长	168
恩 人	170
去哪过年	173
沙 雕	174
隔壁有眼	175
秋姐来访	177
永恒的瞬间	179
第五辑 故乡词典	182
你还记得吗	182
祝 寿	184
回家过年	186
金 婚	188
一定要幸福	190
春天快来了	193
回婆家	195
娘,咱回家	197
过 年	199
疯 娘	201
村 口	206
老头子来电话	207
杨小轩的一天	210
我来看看你	212
后娘的心	214
出门在外	214
故乡词典	217

我的租房生涯	224
莲花湖畔	225
边 缘	228
八鞭八花图	229
报 答	231
地球的最后一天	232
第六辑 你说我嫁吗	235
真的是你	235
纳妾风波	237
化身花木兰	240
嫁给古玩	242
祈祷安全	244
你说我嫁吗	246
找一个理由	248
请求入狱	251
监狱门前	253
卖 画	255
痴痴地等	257
爱上李清照	260
《金石录》问世	262

第一辑 午后，一个人的暧昧

这都是你家的钱

我是一个病人，我是一个恶毒的人，我是一个不漂亮的人。

我真是这样的人吗？

十多年来这个问题重重地压着我，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知道是谁在背地里这样说我，张万娣，这个多年来一直硌在我心头的女人。

多少个夜里，我辗转反侧，只盼着有一天张万娣突然死掉。我轻轻浅浅地笑，柔情蜜意地说，李庆总是一笑了事，他是张万娣依附的树。他们有一个胖嘟嘟的儿子，孩子很喜欢我，我们更像一家人。

张万娣没有死，倒是我，怎么能得子宫癌呢？！我连个孩子还没有，老天就这样惩罚我，我躺在床上默默地掉眼泪，我又成了孤家寡人，也好，人总是在落难时才能看出谁是真正关心、爱你的人，一切都不复存在了，等死吧。张万娣，她再也不会不合时宜地走进我的心里折磨我，让我痛苦、愧疚了。

张万娣真的不用死了，一个月前，李庆死了，他那么生龙活虎的一个人，怎么能说死就死呢？！我翻出他的照片，一遍遍地抚摸，泪大颗大颗地滴落在照片上，我把他的照片紧紧地搂在怀里。是的，我生病后他像躲瘟疫般地躲我，我诅咒过他；可是，我的诅咒真能起作用吗？我恨我的恶毒。

李庆喝完酒后骑摩托车撞到树上了，当场死亡，当时车上还坐着他儿子，孩子腿也摔断了。

听到消息我扑倒在床上放声大哭，肆无忌惮地哭，尽情地号啕，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了，眼泪还在不停地流……一个星期后，我走出屋子，又见到了太阳。

我照着镜子打扮自己，我要出门必须得美丽，我管她张万娣怎么说我，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知道我有错误，世界上只有她张万娣是值得同情的，我在暗地里流了多少泪，受了多少委屈，我无数次地挣扎，无数次试图离开，我在夹缝里艰难地活着，没有逼他们非离婚不可，甚至为了他们的家庭和睦，李庆执拗着让我做掉了两个孩子。李庆没有钱的时候，也总是找我周转，我什么都不说，我贱，我活该。

我要去见张万娣，这是李庆留下的念想，李庆死了，我就是一棵树。如果张万娣还要骂我，就骂吧，我心里忐忑着，一步一步朝张万娣家走去。

我轻轻地推开门，张万娣正在擦李庆的大照片，见到我，一抬手把毛巾摔在柜子上，没好气地说：“李庆都死了，你还来干什么?!”

“嫂子，我来看看你和孩子。李庆不在了，能用到我时尽管说。”

“滚，我不希望看见你!”

我叹了口气，拉开包，拿出一沓钱，张万娣嘴一撇，轻蔑地说：“谁稀罕你的臭钱，滚!”

我把钱放在柜子上，盯着张万娣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嫂子，这些钱都是李庆生前给我的，现在还你家。”

我昂首挺胸走出了李庆家，管她张万娣怎么想……

秘 密

重病在床，恒缓缓地抓住了我的手：“文子，我必须对你说，那天我喝多了，送小刘回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第二天酒醒我就后悔了，辞退了，从此，再没见过面，也没有碰过别的女人……”他急切地说着，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我泪如泉涌，摩挲着他的手：“恒，我知道了，我早已原谅你了。”

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午夜，两岁的儿子睡了，我

伏案边写文章边等恒。

恒回来了，满身的酒气，踉踉跄跄走进来，一把抱住我：“文子，咋还不睡？”

我刚要嗔怪他喝得太多了，突然看见他肩膀上有一个红唇印——他去干什么了？哪个女人在向我宣战？他不给我时间思考，霸道地说：“睡吧，你总熬夜。”

我解开他的衬衫，说：“快把睡衣换上。”

恒穿上睡衣，倒在床上，呼噜声震耳欲聋。我捧着衬衫，茫然坐在床边，十来年的相识相知相许一幕幕浮现，不离不弃，永不背叛的海誓山盟顷刻间烟消云散，泪水像决堤的河，怎么擦也擦不干。我瞥一眼梦乡中的恒，恨不得把他撕个粉碎；还是安静地走开吧，当爱已不在，分手是最有尊严的选择，可是，孩子怎么办？他能承受没有爸爸的日子吗？看着孩子睡得小脸红扑扑的，我的心柔软了。我像一只焦头烂额的野兽，在凌晨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毫无头绪。

我折腾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才把这件衬衫胡乱地卷了卷，塞进大衣柜的最里层。倚靠在床边，一个嘴唇抹得猩红的女人和恒滚在我的床上，我看不清她是谁，长长的头发挡住了她的脸。他们冲我得意地笑，张着血红的大嘴，我气极了，把孩子放到地上，扑上去撕扯那女人的长头发……

我一下子醒了，一身冷汗，稳了稳神，把他单位的年轻女人逐一想了个遍，是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离间我和恒？一个红唇印，这是我五年前编进剧本的，怎么可能中她的计？！我决定按兵不动，查出那个女人再说。

理清思绪，我才发现恒已不在我身边，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难道这一切都是我做的梦吗？我愣愣地坐着，头痛得像要裂开了一样。

这时门开了，恒从外面走进来，手里拎着豆浆和油条，他见我起床了，满脸堆着笑：“看你还睡着，我就去买早点了。”

这是他婚后头一次出去买早点，我默默地坐到餐桌旁，看他涮豆浆杯，把豆浆倒进杯子，油条放在盘子里，又一样一样端上餐桌。

“你怎么还没买早点？油条怎么不放到桌子上？”那个以前坐在桌

边大喊大叫的那个人呢？我强忍住要流淌下来的泪水看过去，他却避开我的眼神，尴尬地笑笑说：“吃吧，最近工作不多，体会下做家务的乐趣。”

吃完饭，他拿起抹布擦地板。我望着他的背影，他胖了，蹲下去有点吃力，却很卖力地擦着，笨拙地擦着。一层水雾模糊了我的眼睛，我多么希望他像从前一样，坐在沙发或椅子上对我指手画脚，那样我也许会怀疑那个唇印是谁不小心蹭上去的。他越是小心翼翼就越说明他做了亏心事，我恨他。我在心里歇斯底里地叫着。

“我送孩子吧。”他谦卑又诚恳。

从那天早上起，他几乎承揽了所有的家务，经常从我手里抢活计。周末，还张罗着带我去逛街，我看上的衣服饰品他都要买。

我有些受不了了，有几次话到嘴边：“我早就原谅你了。你也别再责备自己。”

可是，我不敢，他把面子看得比天还重要，我怕撕开这层面纱，他再没脸出现在我面前。

一年，十年，以后的日子里，他习惯地做着家里的一切，我也习惯了，我忘记了那个痛彻心扉的夜晚，我满心记着恒的好。当年如沙砾一样硌得我生疼的秘密，早已在时间的打磨下，在恒的悉心呵护下化作了珍珠。

只是恒不知道，我的心里也有一个秘密：那件事发生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那天晚上恒和他的秘书小刘在一起，那个傻女人被恒辞退后，在邻县找了份工作，独自带着一个女孩生活，一直没有嫁人。当然，她也不知道，常常给她们母女寄钱的那个人就是我。

我望着恒歉疚的眼神，犹疑着，要不要也把秘密说出来？

一念

夏夜，静悄悄的，一丝风也没有。

喜子躺在窄窄的床铺上，睁着大眼睛盯着天花板。他睡不着，他想起白天周寡妇的媚眼，心旌摇曳，不由自主地坐起来，小心翼翼地穿好

外套，身边的男孩们睡得沉沉的，一点也没有被惊动。

喜子轻轻推开门，把耳朵贴在隔壁的墙上听了听。小英累了一整天，一定睡着了。

他悄悄地走出门，月亮瞪着圆圆的大眼睛看着他，他不敢看，低着头，在夜幕的掩映下向周寡妇家走去。

就这一次，今夜实在睡不着。他原谅着自己。

周寡妇为什么老是向自己抛媚眼呢？镇上的人都说她不正经，不正经才好，正经的女人，自己哪敢去招惹呢？喜子按了按口袋里的一百元钱，完事，他就把钱给周寡妇，以免这女人纠缠上自己，他下意识地看了眼月亮，月亮眨巴着大眼睛，一副很无辜的样子，他觉得自己也是无辜的。

周寡妇住在喜子家的斜对过，几步路，喜子就走到了周寡妇家墙外，周寡妇还没有熄灯，可他不敢弄响大门，把手平放在墙头，准备跳进去。突然他看见邢村长从对面走过来，他连忙躲在树后蹲下，腿都软了，心就快跳出来了。还好，邢村长好像喝了酒，摇摇晃晃的，应该没有看见他。

邢村长“咣当”一声推开周寡妇家大门，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喜子惊愕地张开了嘴巴，这个周寡妇，果然不正经！他气呼呼地站起来，准备回家睡觉，走了几步，又觉得没什么好生气的，自己不就是冲着她不正经才来的嘛……既然迈出了这一步，不妨等到邢村长走了自己再进去。他往墙里面看了看，黑漆漆的，灯关了。

喜子坐在墙角，小英在脑海里浮起来了。小英要是知道了，肯定饶不了自己！他哆嗦了下，站起身，却又蹲下了。谁叫你张嘴闭嘴就是留守儿童，他们父母都出去大把挣钱，一毛钱不给你，你却把那么多学生领到家里来住，成天和学生在一起，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公吗？

为了这些学生，喜子和小英争执过好几回。喜子说：“这么多学生连学校都没办法，你何苦受这份罪？”小英说：“孩子还小，大人都不在家，你能放心吗？心里不装着学生，还做什么老师？”

他觉得也在理，就退一步提出和小英单住一个房间，可小英指着房子说：“哪有地方啊？你接房子吧。”

房子接了，他和小英还是不能住在一起。小英竟然把别班的留守儿童也带到家来，小英总是说，克服一下，过年他们的爸爸妈妈就回来了。

他和小英分别住在男生和女生的房间里，小英说，便于管理。他很想让孩子们都睡着之后把小英叫出来，哪怕两个人就在厨房……可小英总是睡得死死的，从来都叫不醒。

喜子的气又上来了，就要让你小英后悔，哼！

“喜子你怎么才来呀，我整天都盼着你能来呢！”周寡妇从墙边把喜子拉了进去，百般温存，她把头枕在喜子的胳膊上说：“喜子你来了就别走了，我整天啥也不干，专门伺候你，你想怎样就怎样。我再也不让你走了！”一边说一边紧紧搂着喜子。

喜子一听不让他回去，急出了一身汗，猛抬头，看见了小英，小英惊诧地看着他，泪流满面，一转身跑了。

“小英……”喜子想叫却发不出声音，着急中连忙去推周寡妇，一推一个空，醒了。原来是个梦，自己竟然坐在周寡妇家墙外睡着了，他抬头看看天，月光已变得黯淡，天快亮了。

他站起来，抹了抹脑门上的汗，赶紧往家里走去。

酒 事

一向勤奋的老公突然怠惰了，借口说我病了，在家陪我，连班都不去上了。

我有什么病，我更习惯他不在家的日子，我想喝酒快想疯了。

喝不到酒，我就托着老公的脸问，刘丽是谁？是那天被我抓到头发的那个女人吗？你为什么抱住我，让她跑掉了呢？

老公的眼神里满是忧伤，垂下头不回答我，我看他才是病了，我应该带他去看医生。

老公接到单位的电话，说有事要出去，他千叮咛万嘱咐，要我老实实在家等他，我乖乖地答应了。

他一走，我立刻翻出电话簿，我得乘这机会出去喝酒。

我特别想喝酒，不过，我不想一个人喝，举杯邀明月，太寂寥了。两三个朋友小酌，叙叙心事，问问他们认不认识刘丽，刘丽到底是谁？我为什么对这个人印象这么深呢？

找谁喝酒呢？

我翻开电话簿，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鱼贯出现。

我翻了一遍，再重新翻的时候，更加认真揣摩，寻找合适的人选。

上次一起喝酒时，大卫对我动手动脚，被我呵斥了一通后，再也不联系了。

我的手指刚按出娜娜的号码，就想起她在酒桌上冲我老公挤眉弄眼，我手指颤动了一下，险些拨出去，连忙放下电话。

对，找阿健，他的电话号码立刻从脑海里跳出来，我兴冲冲地约他，不想他支支吾吾没说一句话就挂了，真是莫名其妙。想了好一会儿，才记起上次因为管我叫媳妇，被我老公骂了，真让人泄气。

小凤倒是善解人意的好朋友，最贴心，可她刚听出来是我，马上就說：“我忙着呢”。这个女人总是忙，忙得不可开交呢。

需要的时候，一个朋友也没有。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其实以前，喝酒都是陪老公去的，也是在他的酒场上练会了喝酒。他一群哥们儿，总是不依不饶地让我喝很多酒。那次我实在喝不进去，旁边的蓝子竟然搂着我脖子，把酒灌进了我嘴里，我气得扇了他一个耳光，哭着把酒桌掀翻了。从此，我再没和老公出去喝过酒。

对了，我想起来了，那是老公五天没有回家，我去找他。蓝子遮遮掩掩地告诉我一个酒吧，我走进去时，看见一个长头发的女人正坐在老公的腿上，端着酒杯喂老公喝酒。

我的手抓到那女人的头发了，可我被老公抱住了，“刘丽，快跑”。这句话在我的记忆里定格。

我头痛得要开裂，我不再想了，我要去酒吧，我真的很想喝酒，没有酒的滋润，我的心像猫挠一般难受。

我穿上衣服，在路上碰到一个同样落寞的人也好，今晚我请客。

门开了，老公跨了进来，一进门就嚷嚷：“明天上级来单位检查，我开忙了。”

“你回来正好，我要出去喝酒，约好了的。”我不动声色地告诉他。

“小燕，你该吃药了。”他来不及换鞋，就大步流星地奔向药橱。

“吃什么药？我有病吗？我要喝酒。”

我睁大眼睛望着他，他把一注褐色的液体倒进酒杯：“小燕，来，喝酒。”

猫

小婉把脚蜷缩进裙子里，假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她不想被咪咪发现她的存在。

咪咪的目光从来没离开过她，冲她一个劲“喵喵”地叫，她和咪咪对视着，时刻提防着咪咪跳过来，也在心里暗暗祈祷一水快点回来。

一水回来了，咪咪听到门响，立即“喵喵”叫着跑了过去。

“呀，小猫，你从哪儿抱来的？看不出来，你还有这兴致呢……”一水一把抱起咪咪，笑得很灿烂。

小婉无精打采地说：“妈去三姨家，把咪咪送咱家一段时间，你喜欢，你负责养吧。”

“你看它多可爱，脑门还有道白呢，小爪子，肉乎乎的，你摸摸。”一水坐在小婉的身边，把玩着。

“我不看。”小婉从来不知道一水喜欢小猫，她还担心一水不愿意让咪咪入住呢，现在她开始怀疑一水是否真的跟她一样，喜欢丁克家庭。

“你为什么不喜欢小猫啊，它不挠人。来，摸摸。”一水抓过小婉的手，硬按在小猫身上。毛毛的，小婉尖叫着挣脱开，离一水和咪咪远远的。“咪咪是动物，挠不挠人谁能确定？还是小心点好。”

一水抚摸着咪咪，说：“小时候，我一直养猫。”接着，喋喋不休地说他养猫趣事。

“一点意思都没有，早知道你这么喜欢猫，我都不会嫁给你。”

“那妈走了，谁帮你带咪咪呢？”一水一本正经地问。

小婉的目光这才柔和起来。

晚饭后，一水又央求小婉和他一起带咪咪去散步。

小婉真是不胜其烦，娇嗔着说：“你真像个孩子。”

晚上，一水要搂着咪咪睡，小婉搬到了沙发上。

一觉醒来，小婉发现咪咪正安静地睡在她睡裙的下摆上，她连忙小心地拽出睡裙，抚着心口暗自庆幸咪咪没有挠着她。

一水把早餐做好了，咪咪也有份儿。吃完了，一水和咪咪挥挥手再见；要小婉也学着他的样子，跟咪咪打个招呼再上班。

下班，照例是小婉先到家，想到咪咪，她胆怯地打开房门，咪咪“喵喵”地叫着扑过来，抱住她的裤管不撒手。小婉抬起腿摇晃着，可咪咪说什么都不离开她。没办法，她只好拖着咪咪来到客厅，从包里取出鱼罐头，打开，咪咪才离开她。

小婉觉得自己浑身都是汗，简直就要虚脱了。

一水一回来，放下包就逗咪咪玩，话也变得多了。

咪咪在家里待了一个星期，没损坏任何摆件，也没有挠过小婉，小婉也有点习惯了，即使咪咪躺在她的脚边，她也不再大呼小叫了。

又一个下午，小婉打开房门，咪咪没有像往常那样跑来迎接她。她觉得有点不对劲。“咪咪。”她喊了一声。

没有回答。屋子里静悄悄的。她慌了，扔下包，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到处找。

她突然觉得家里太安静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安静得她不知所措，无法忍受，颓然坐在地板上，把头垂到胳膊上，啜泣起来。

“小婉，你怎么了？”一水一进门，就看见小婉坐在地板上哭泣。

“咪咪不见了！”小婉抬起泪眼。

“别急，它一定是觉得寂寞了，出去玩会儿还会回来的”。一水扶起小婉，环视房间，指着窗户说：“你看，这扇窗户的纱窗开了，咪咪一定是从这跳出去的。”

小婉擦干眼泪，在网上发布寻猫启事，又写出来贴在小区留言板上。拉着一水在小区的角落里喊着“咪咪”，她对一水说：“咪咪回来后，我再也不讨厌它了。”